



棒棒小梅

□程華照

他姓辜，倒霉的事處處落在他身上，大伙都叫他——小梅。

初中沒畢業，他提前走出校門進入建築工地，手掌被切割機吃了一口肉險些見骨頭，待傷勢愈合村裡人約他到外去打工，他咧嘴搖頭：“算了，再也不敢和機器打交道了。”

渝北風景大自然恩賜的地方。小梅從小到大在山裡跑水裡游，把自己發蕩在其中。他父親從城裡回來到坡上砍下一根竹子，去掉兩頭和枝丫交給他說：“你當父親的人了不能老賴在家中，明天跟我到外面去找錢吃飯。”

學田灣居民聚集的老街，上至消防隊下到大禮堂，逼仄的公路兩側全是接地氣的小門面。它雖是背街繁華熱鬧毫不遜色於外面，特別是農貿市場，它白天零售周邊李子嵐埡、桂花園、大溪溝、牛角沱、曾家岩的顧客……凌晨面向全市批發。

小梅走進這兒怯生生的，別人將棒棒扛在背上老遠能見到，而他夾在腋下在人流中邇來邇去。路過農貿市場，他瞧見裡面提著大包小包出來的人，一下被守在門口的女棒棒招呼了。

學田灣當時分布著三處棒棒的領地：主干道盛地亞很多棒棒是鄰水人，包攬公路兩邊和除渣的大業務，平時他們坐在綜合樓的花台邊斗地主吹龍門陣，等公路上的翻斗車一來，把他們拉去全城到處跑；正街家具商場門口坐著的是豐都的人，他們找送家具的錢，找外面搬家的錢，這種下力錢技術活外人進不了；下面新世紀處就是墊江的了，他們不挑剔，遇到什麼就做什么。小梅是統景的，這些地方擠不進去靠不攔，只能放單線吃他們丟掉的殘羹剩食。

一個身影成天在門外晃來晃去，我指著對同行的王總說：“那個人算是我們地區最年輕的棒棒了，人也長得可以，干這行算是錯位了。”

“他叫小梅，腦殼可能有點‘那個’，成天生活費都找不到。”王總把聲音壓住與我交談。

“可憐兮兮的，有事盡量照顧他下。他塊頭大肌肉多，我們要的是力氣不是腦殼。商場就差這種人。”

恰逢，營業員賣了一張雙人床急需送嘉陵西村，那地方全是上陡坡梯坎車子不能抵達的，只能叫四個搬運工人扛起來，我對小梅招手：“棒棒過來。”

走攔一瞧，輕便好做的被商場人搶先剩下笨重的床頭，他二话不說用繩子橫豎綁好，蹲身下去一聲嘿呦上肩就走。

回來時個個渾身汗水濕透喊熱，急忙跑到外面報亭去買可樂、冰紅茶解暑。走在後面的人把收的余款交給我說：“小梅上樓梯拐彎時把漆擦傷了，顧客死活不依偏要扣點錢。”

“小梅小梅……硬是霉。”有人補上點睛之句。

第一次叫他做業務就把霉運帶給我，我皺額頭了：“知道商場的規矩吧……”

“賠——”沒等我說下去，他一手捏拳頭狠狠捶打一下自己的頭，一手伸進衣兜去掏錢，搜遍全身才掏出幾個渣渣錢，我瞅見被汗水打得濕漉漉的，不耐煩地說：“算了。”

小梅起早貪黑找的几个錢，回家後全交給他老媽管起，從沒見他在自己身上花過一分一厘，照這只進不出，我擔心他今後用不來錢的。

說話間，也斜他舌

頭不停地舔乾燥的嘴唇，待事摺平他轉身飛快向巷道洗手間跑去，陶棒棒在後面戲謔道：“小梅又去抱住水管子咕嚕咕嚕喝啦。”

天氣一熱，火燎燎的太陽落到地面冒青煙，習慣排排坐在門口的棒棒，熱得不想做事紛紛撤進商場吹風扇納涼。小梅急忙上去補上，他將棒棒擱在石階坐在那裡，見裡面哪個老板賣了貨起身跑過去。

我攤位在門口，几百平方的場子上擺放著套房客廳飯廳的家具，各種檔次皆有，洋房的租賃戶的一進門不會讓你空手出去。每天，只要我一進店就不是自己的了，忙得把自己賣給了顧客。小梅見狀將棒棒一丟，進來給我搬這搬那地打下手接待客人，有時把錢遞在我手上還不知是賣的啥子，他笑哈哈說：“我見你忙不過來顧客又急，我進來照著標價替你賣了個實木三門櫃。”

這不是第一回了，每次我掏錢給他表示一下，他搖手往後退連聲說：“不要。”

“你這樣耽誤了找錢時間圖個啥？”我過意不去追問。

“想在這學點東西，今後也許有用。”小梅在變——上天給他關了一扇門，却為他開了一扇窗。透過窗，他時常觀察我和營業員講生意，時常跟師傅學裝櫃子，而今他腦殼裝的東西多了，說的話和以前都不一樣。

“你這個棒棒有點狂，想當老板是嗎？”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。

“我以前做什麼都不行，一進入這兒發覺賣貨還可以。”漫漫塵世中，小梅開始在尋找另一個自己。

從近段時間的觀察，小梅憨厚誠實，不油腔滑調的極具亲和力值得培養，我對他開出了口：“你想當老板，先到我這裡來從底層的營業員做起。”

這決定引來大伙的指責，王總諷刺我不會看人，隨隨便便將棒棒招進商場，營業員嗔怪我降了她們的檔次。

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在這二十三年了，周圍的招牌換了一張又一張，身邊的老板一撥撥倒下死了又來。

中午，召集商場的人坐攔吃頓飯，給小梅長長臉。大家到齊喊小梅時，見他從櫃台里取出飯盒說他帶得有，憑他家境我想裡面裝的不就是咸菜萝卜。他挪步到一隅正想吃，我上去奪過飯盒往桌上空盤一倒，哇，裡面全是海鮮鮑魚之類的，讓在座的人惊呆了——“大餐”。

小梅低下頭期期艾艾說道：“老婆在酒樓上班，見客人大氣點了一桌子菜，有些筷子沒動過就下席了，收盤時老婆覺得可惜就打包回來。”

一天，小梅和客人談生意突然接到學校電話：他小學二年級的兒子上課時在講台操武打片的動作，對同學出手不准老師進教室。

都知道，小梅兒子受父母的影响留下后遺症，常出現這情況。學校曾叫家長將兒子接回家，小梅又是打又是說的讓他認錯，得到回復是：等我武功練好了找你們報仇。

小长假後，小梅提前到商場門口見人來上班就發糖遞烟，王總接過侃言：“今天遇到啥好事？”營業員小英搶著絮叨：“不講清楚我們不受禮。”

“老婆給我生了個妹妹，白白胖胖的好乖！”小梅說話時一臉笑意。

“不會像你兒子那樣吧？”徐棒棒擔心地詢問。

“現在醫學發達了，我們一直在醫院檢查起的。生下來，我一抱起她就對我笑，聰明得很。”

到下班時，我埋頭做當日的銷售單，小梅從門後取出棒棒對我說：“我明天就不來了，決定回老家租個門面做家具生意，老婆進貨賣貨，我又當老板又當棒棒。”

小梅進商場真心幫我，用誠實豁達為我賺取人氣，同時他也在不停地改变自己努力向上。現在他要走了，我舍不得說出再見，開口叫出他的名字：“辜云強——開業那天，我來送你一個大大的花籃！”

(作者系重慶市報告文學會會員)

花开无声亦动人

□秋凡

一俟夏天，各地荷花次第開。

我被微信小視頻上的濱湖地帶的荷花驚艷到了。碧葉連天，逶迤十里，場面恢宏。想起一個作家曾經說的話，“人生的旅途說長也長，說短也短，我們能相遇到的花期也有限，我不想錯過每一場花開”，我便心心念念著要去現場欣賞那美麗的荷花。

那荷塘，與我的住處隔了四五公里，跟著導航，我騎單車過去，需要半個小時。尚在途中，那“青荷蓋綠水，芙蓉披紅鮮”的成長過程，已經我的腦海沿路展開：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個花骨朵兒，躲在圓潤碧綠的荷葉中，雙手作揖似的，羞羞地閉合著。且緩幾日，攝影師們聞香而來，從一株荷的特寫，到一塘荷的全景，從一叢綠到一紅點，多角度運鏡拍攝，力求最好地呈現出荷花的美。之後，這賞荷的風從四面八方吹來，刷小視頻的人不時就會看到“接天蓮葉無窮碧，映日荷花別樣紅”的美景。那滿目的綠，把人怔住了，躁動的心，忽地安靜下來，說不上那是怎樣一種思緒。只覺得你欣賞著它的點點滴滴，日子便成了荷香滿盈的日子，清清爽爽，不芜雜，不喧鬧。

見到荷，路邊停下車。遠遠望去，一張碩大無比的綠色幕布，被風吹得波浪起伏，那躲著的，或張開或掩面、或深紅或淺紅的臉，從中冒出來，寂寂地，跟著這出大型舞台劇，把夏拉向縱深。

我靠近舞台，一只圓滾滾的小可愛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我輕輕觸摸它，看到晶瑩剔透的水珠在它的肚皮上滾動，模樣十分可愛。這些小可愛高低不一，成片地站立著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。它們中間依偎著的是被譽為水中仙子的荷花。荷花的花瓣絲般柔滑，一瓣瓣展現著或淺或深的歡喜，燦爛地綻放著。風吹過，那流蘇狀的黃色花蕊若隱若現；而被花蕊緊緊簇擁著的綠色的蓮蓬，像一只躲藏在花心里的大眼睛，偷瞄著池塘的一舉一動。還有那些花蕾，頭頂一點深紅，緊緊包裹著花蕊與蓮蓬，嬌羞地蜷縮著，宛如一滴美麗的水滴，飄浮在空中。有人贊美荷花清新自然，如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。但荷花似乎在說，你們多想了，我開我謝，質本潔來還潔去，都是大自然的神奇傑作，我是自己的藝術品，別將我套在模子里，賦予各種文化內涵，開在你們“心中”？

叶，或舒卷或伸展，花，或含苞或怒放，都有自己的風雅。花與花，各有各的時間節奏，各有各的生存環境，自然就各有各的生命姿態。佛說，一花一世界，這世界到底是“觀者”的世界，還是“花”的世界？花活在此世界，還是彼世界？我認為應該遵從自然規律，保留花的本真個性，而不是讓它活在刻意雕飾、各種既定的符號名象之中。

我想到了生活里的一些事，時常將一些名作、公开课，分享到一些寫作群裡，為大家志同道合，提起寫作，別人也會激情揚揚、兴致盎然，趁著大好年華，砥礪相勉、奮發向上，焉知我這不是落了“觀者”的情願，何不让“花”自開自落？有時，過分的热情，於他人是一種“噪音”，也是冒犯。

我怔怔凝視著眼前的荷，清香縈繞鼻間，心似一汪平靜的綠。這盛大的綠，引著振翅的蜻蜓，自飛自落；任著拍照的游客，自賞佳作；它贈予我沁入心脾的寧靜，一種無波無瀾、靜水流深的平和。

原來，花开无声亦动人！

(作者系重慶市開州區作家協會會員)



能懂的诗

少女時的夢
藏滿蜜糖和香味，一罐罐
總能讓我滿足
所以，日日盼著天黑
盼著夢來

青年時的夢
群山一樣寧靜又陡峭
我在迷霧中彷徨
雖不知來路
也總有歸處

夢

□邱邱

現在的夢
晴空麗日和著風云涵涌
我平靜著，戰栗著
分不清，何處是虛幻
何處是幸福

(作者系重慶市渝北區作協會員)